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碕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沈恕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北磻集

別集類三宋

提要

臣等謹北磻集十卷宋釋居簡撰居簡字敬
叟潼川王氏子嘉熙中勅住淨慈光孝寺因
寓北磻日久故以名集其集詩文各為一編
此則皆其所作雜文也張誠子序稱讀其文
與宗密未知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為一

人不能當也宗密即圭峯禪師裴休為書傳
法碑者其文集唐志不著錄今亦未見傳本
無從較其工拙第以宋代釋子而論則九僧
以下大抵有詩而無文其集中兼有詩文者
惟契嵩與惠洪最著契嵩鐔津集好力與儒
者爭是非其文博而辨惠洪石門文字禪多
宣佛理兼抒文談其文輕而秀居簡此集不
撫拾宗門語錄而格意清拔自無蔬筍之氣

位置于二人之間亦未遽為蜂腰矣乾隆四
十三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北磻集原序

慶元初予始入太學於時偽學之禁嚴臺官胡紘司業
高文虎表裏為爪牙搏噬無虛日學校諸生語言小異
輒坐偽罪不以聽予浮沉其間日以短氣遇休沐率一
游南北山得士於北磻相羊林泉吟弄風月足以消遣
世慮然予學乎泗水北磻學乎靈山予固不以及彼彼
亦不予及也居數年北磻出天台為導師而予更憂患
靡兵間自荆楚浮江漢以歸至東海上則南北山無復

相誰何矣予時以特薦補官不受擢第太常寓輦轂下
北澗以赤書相勞苦寄新詩啟予出語益峻偉予既歸
江西與盱江刺史言北澗於今為偉士刺史走書邀北
澗以唐僧紹隆所開山處之北澗高卧不肯起既而江
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亦復不肯起今年予歸
自嶺表北澗游華亭知予入長安駕小舟看予於清河
坊客舍握手道契閱十有三年如一日也讀其文宗密
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衆寒覺範為一人不能當也雖

然北澗無學之宗也文於何有見之文者似焉而已矣
北澗於人不苟合合亦不苟媿取舍去就之際潔如也
其名居簡其字敬叟其生潼川寓北澗之日久故人不
名字之稱北澗云嘉定丁丑十月望日盱江張自明誠
子叙

欽定四庫全書

北磻集卷一

宋 釋居簡 撰

石賦

飛來天竺講徒聚石作供為之賦

石竒而怪兮有惜不惜石眠人兮猶人眠石夫二三子
悠然會心攀高陟遐隱搜細尋捫蘿鳥輕籟雲景沉俯
闕欵欵側行岑崑磅礴巖阿裴回磻陰洗濯雨蝕摩挲
藓侵獸駭始蹲鸞回欲升介如其質錯乎其音如考琮

璜如憂球琳如獲大貝如致南金室適兮其何能及石
遠兮輦無傭直屹如林兮若拱而揖百夫睨兮無用其
力若夫坡陀兮盤峭峙兮桓王佐才可就而不可致權
竒兮巧玲瓏兮小市塵隱可致而不可弔俯踈簷而巍
棟挂綺䟽而環植立中不倚稟姿淡如却步欲前偃僕
反趨匪卑媒尊匪親簡䟽匪璞貴雕匪瘠貴腴蔭之以
綠蕉密葉之涼友之以青琅方寸之虛澤之以金莖沆
瀣之清鏤之以石鼓斷缺之餘堅不可鏹頑可澤與將

為魯叟之堅乎抑為瞽叟之頑乎或曰是石也皆有飛
來之一體始焉飛來終將飛去固蕩誕漫詒兮不可復
據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吾恐昧者不知兮防之不預
因作而言曰小子識之庶乎一得兮有補于慮

水仙十客賦

子墨遇毛穎於玄泓謂凌波仙子曰穎也情與幻俱思
與化侔爾能壞色衣乎瑤叢瓊墀意象倔竒玉臺金甌
精爽發輝既寫真以寵而乃觸類而友之丹兮焉加鉛

兮馬施山黛弗掃額黃奚為妙衆態於一縑革殊轍而
同歸感意足於色盡歎朝榮而夕萎仙曰既聞命矣凡
物之生豈不曰友有杖之杜亦孔之醜梅冗在前馨弟
居后蠟英騰馥凡黨之秀寄林處羣無人自芳並驅爭
先瑞香國香是皆臭味之偶較等夷於兩忘我有橫榻
縣之北窗楚英不來餘烏足當起而此之曰花中隱者
兮與秋澄霽故家東籬兮翦金繁碎宿莽兮必芬葦空兮
拔乎萃雖卧樓百尺可也豈特上下床之間哉英避席

而作曰走不佞請言志歛之揚之秕糠是懲為天下先
曩書諸紳海棠豔春山茶駐春桃源霞蒸李溪夜明族
大衆富草木知名其可為吾下乎仙憮然曰吾非不願
交也以色媚人寡德也英曰子何見之晚也可以攻玉
完山之石也不賢則人將拒我若之何而拒人也仙乃
曰唯莫敢不承延之上座死毋敗盟相索於形骸之外
兮相忘於寂寞之濱

死灰賦

已矣夫斯其已焉矣積之何益宿之何闕擁之弗煖任
之則已撥之則尚何俟既掩之息棄之則孰有是無用
之地始或病其燎原終敢忘於祀帝星之沉螢之翳却
燧人謝司燬非石中擊非鏡中起非海中光非木中燧
雖千炬之連綿與一龕之明偉眇不得其所從又安知
其所止初疑陳編斷而發是殘照又疑踈襟虛而聚此
冷蕊肇自一傳煥乎百世惟取之者深則用之者秘豈
顯晦之不常固行藏之所係必遺魄而潛影則輝天而

鑑地翳妄冀於復然粵西京之內史雖再振於餘晷已
見溺於獄吏逮辱極而榮來亦背芒而顧泚矧漆園之
老仙傲楚聘而高眦槁形骸與方寸投綸竿於濮水寧
惡富而賀貧寧去此而就彼將貪得而徇財抑舍生而
取義將豐犧之衣繡抑靈龜之曳尾孰若搏扶搖跨鵬
背翱翔乎九萬里拾齋物之餘論續齋心之微旨寓兔
穎於遠思作蠅頭之細字搜精爽於空濛使飛廉而馳
寄此而歌之曰盍歸乎來兮吾其為逍遙之遊自無何

有兮奮於廣漠之野而烏有之林丘

齷室賦

向斯塞戶斯堦甫容膝僅休影雖晴而陰不夜而暝進
則面牆退則坐井柱忽不支壁忽就殞豁然而虛漠然
而回如蒙之擊如震而警識天地之大全見造物之遐
隱畫草木之態度極川原之畦畛萬緒紛紜一瞬而領
沙平露背山層透頂高木呈拚孤塔出穎風煙慘舒化
變俄頃如無畫藏如大明鏡前山送青若壯士之排闥

後山回闕擬良工之御駿撫鴻鵠而晚眺入冥冥而遠
引笑雲煙之輕去漫悠悠而無定駐落日於西崦延初
蟾於東嶺皆是中所得也於是因陋而飾就隘而整力
不足侈志不足騁儉適茅茨靜愜幽屏自抱窮獨自負
不敏信吾樂吾樂也或曰蕩蕩四海茫茫九區結客締
交春生吹噓木李木瓜利蕙芑苴志之所之稱其所如
今也跼促如棘下駒所樂只爾將胡為乎吾為子不取
也則語之曰履仁正途蹈義廣居仁義而已安知其餘

惟正則廣安知其拘一篲之陋同躬稼之審哲千駟之
富媿米薇之瘠癯我則謹終執之如初我則守約執之
如愚客則貌敬其心挪揄反復之而不聽則謂之曰子
去矣子非吾徒

食力賦

或訝余游兮廣居大輿墮兮豐饜華裾殆不知吾不素
食也宏吾說而反諸凡吾有兮四民樂輸入吾籍兮縣
官索租不耕則荒不植則蕪不則蠶食且獵且漁屢空

不顧坐觀其逋路而後已不其晚乎今也反是安知其
餘勞心治人勞力自劬墾闢田萊罅漏補苴先事者鋪
怠則削除僅支兮目前旁搜兮古初無愧兮自求屬饜
兮自愉大人先生可扳援兮竒字是咨窮老惇獨相煦
濡兮閒情是娛粟吾粟兮瓦盂樂吾樂兮道腴苟不吾
以兮縱其所如亂曰力可強而有也智不可飾兮既盡瘁
也我心適兮雖百紛兮我心匪石兮

問景賦

謬我晝與衆作夜獨短檠顧景而問焉景乎何闕闕於此其久也止同廬行同途偃同俯伸同舒不戚吾戚不愉吾愉不巧吾拙不智吾愚不礙吾頑不充吾虛豈所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而累人者邪景曰爾何見之晚也我生之初豈父母且爾之未生我何有乎我非累人爾誠累余反以我為累也如之何而勿思爾特立兮示爾至正俾爾正焉是守爾不倚兮示以大中俾爾中焉是居爾競爾躁我固自若爾靜爾勝我方澹如將極玄

富兮我必爾俱抑臨崇臺兮我亦爾俱顛沛造次未始
不爾俱也胡喋喋而問歟言既而寐夢游濮水授我息
陰楚漆園吏寤而反思爰得其旨極景所如罔知攸止

香魚賦

海賈得水沉之木於絕嶠巨口細鱗厥狀惟肖矯首欲
驤揚鬣欲掉腹背逾尺首尾倍尋渾然天成不刊不鋸
將市於通都大邑則燔灼剝剔秘而藏諸則匹夫懷璧
與其市而藏之孰若寘諸八吉祥六殊勝枕玉几供佛

頂此念既作鯨波砥平天風飽帆悠然至鄞嗟物之生
豈不願才臃腫自全不鳴者灾才不才亦各繫其逢也
方其窮髮之北落落盤踞排震風傲凌雨不知其幾千
百年婆婆垂陰終其天賦蠹根反初槁榦速腐所不為
速腐之伍者嶄然鱗鱗郁然圉圉一遇賞鑑遂奮於遐
陬窮荒卒臻禮樂文物之土向也不過曷以至此雖然
鍤鏤銀鐺鱗鬣振迅殆與獄戶之劔雷澤之梭跨騰風
雷變化而去

夢賦

曉世以夢謂其頃刻變滅了不足恃邯鄲一炊槐官半
世栩栩勦勦冀所妄冀鳥跡空雲既寤猶寐然則至人
曷常無夢與其夢也舒舒其覺也遠遠得傳說游華胥
錫九齡奠兩楹所存者誠所兆者神惟道人鈷夢尋幽
潛上東山上瘞老龍象出數百言辯如湧泉覺而繹思
了無子遺致書於予曰吾夢為東山瘞骨語覺而眈之
宛然畫像譜子盍為我辯之使反命曰子真夢為東山

瘞骨語覺而為之讚豈緣名失實以夢為覺與語真是
讚而得之於瘞骨豈責實於名以覺為夢與抑兩忘夢
覺而適意與將一致名實而忘言與詎知子之夢為東
山而東山之夢為子與不然說此夢者不知為誰而原
此夢者亦復不知其為誰與昔人夢鹿鄭相輒疑曰無
黃帝與孔仲尼苟能辨之果辨者誰殆不足以語此理
之所在十日麗天物無遊形人自眊然諭以日明竟沒
沒焉彼有目者不言而喻蓋不待黃帝孔子而能辨作

夢賦

幽情賦

和于
君實

隱約兮窮執德兮洪菑奮在經水早在躬揮毫落紙兮
十吏敏供滑稽怪竒兮解嘲送窮思遠兮雲莫掉鞅兮
誰馭貂裘兮塵侵大笑兮出門去付萬言於杯水蚺豈
虞於讀誤勇一歸於半生問征夫以前路駕言入郭官
舡載書出無者車長鬚者奴委羽黎明中津日晡稚子
牽裾野人挽鬚方寒溫兮未既倒囊錦兮畜儲弔冰玉

考貞姿撫莓苔兮稿膚國香薦芳不為無人凌波弗來
淡交竹君俗駕可回姑射可賓結商鼎之佳寶待方山
之怪民擬奏賦於蓬萊載摘英於典墳補既往之缺遺
尊平生之所聞攬萬象以冥搜濯煩促於秋旻哂富貴
兮不義毋憂貧而賀貧

種竹賦

二姓爭竹山竭產不肯已仙居丞王君懌來囑
余諷之作賦示二姓而訟止

自余耕稼於委羽之西頗復精於藝樹瘠瘦竹之雲仍
著清飈於窻戶叟過余而問曰子習吾土竹才不才豈
願聞之與鰻尾之細猫頭之巨桃絲下考江南別緒石
如早晚之笙篳異青黃之苦磅礮萬山之麓綿亘千溪
之澣大則乘桴浮海小則惟筐及筥驅水則頃刻百畦
挂椽則裴回百堵橫濤瀾而為扈代垣墻而樊圃既制
牋而紉布復為薪而充炬雖刀斧之不赦豐貨賁於善
賈凡子所植咸出其下或斑而跼或紫而偃從然而橫

直然而豎待價不售待用無取既蕃而滋於事何補余
曰叟之所陳匪利奚務嗜利者矯虔於隣里爭畔者陸
梁於道路養睚眦以成俗觸憲章而乖度吾與之淡交
者也天下之竹皆樂為吾疏煩而滌慮一日無之萬鍾
不顧未嘗擇而居焉蓋不謀而同也若夫濟深涉相窘
步騰荒陂釣煙渚未嘗不與之俱也濯炎燭忍寒苦留
天風伴月露未嘗不與之處也睡足巡簷踈莖玉立莫
不仰夷齊於首陽拔千丈之俗針起息陰密影金碎又

若輩游夏於泗濱踵多儒之武倚哀殘冀其生抱節之
孫撫幼稚欲其肖遺清之祖利動貪夫擻夷畢舉地忽
異姓俯仰百主膾雞肋者何限得蠅頭之幾許抑千畝
之就荒將九芑之失據始竭澤而不戒終反裘而未喻
繫叟之感滋甚與吾之言齟齬載昏昏而往復愈僂僂
而普瞽耶抗手而語之曰我勅欲眠叟姑且去

梅屏賦

北山鮑家田尼菴梅屏傾京都高宗燕殊宮嘗

令侍詔院圖進

屏梅於閒暇之際固足以當一面之託况夫花時不數
孔雀之金塞門之樹兮城南悠然蓓蕾露零粵腴酥乾
玉顏可扶雪妍可編又若堵立十丈於蓬萊千仞之巔
北枝奔而不殿南枝徐而不先孰不願斜入屋簷橫蘸
清漣殆將小抑高韻兮從其權也雖屈折而拂性終秀
整而全天蓋智巧所自出愈出愈奇兮麗澤乎芳鮮豈
吳宮小隊艷冶於長蛇偃月兮與之比肩哉雖然物貴

守常失常則舛反常合道何患乎反牛可貫而任重馬
可絡而致遠水沛然而東之決之西而弗轉又何以異
夫結婆娑而亭亭直蘧廬之南紫淪乳雲之甘兮駕清
風於玉川倚紈素之潔兮障順風之庾塵使浪蕊浮花
知夫大邦維翰兮公侯干城吾將取古今騷人墨客盡
疏錄其姓名首之以石心鐵腸繼之以孤山逸民俾登
是選者不啻拔山之與箭雲寄風雅於晚生發先覺之
典型廣平之韶兮不可復續暗香浮動兮尚堪擷英是

舉也得非東家捧心兮效顰於西家者耶

糴賦

黃巖之西竹樹之利埒禾稼富民積倉不競縣
南新陳相望據廩增直要突不黔者不仁哉富
賈也作糴賦

北澗違介問糴於接壤之多稼者夕陽在山徒手而歸
惄然如瘖長嗟而歛撫而勞之曰吾遲若之歸也與若
解腰而共飯何遲遲其來乎介怫然曰東方既明草露

未晞請命於邁往扣富兒自卯及申庾不及闕守者瞋
目畧不見治懷魯將軍指廩若遺嗟今之人彼何人斯
計其耕也幾敵觶之扶犁幾桔槔之灌畦其穫也回江
潮之駿奔卷天雲之暮低其斂也渺然基筭之山倏然
橫浦之坻其入也豈斗筲之足莫汗牛馬之載馳介也
淺中卒駭且疑乃歌而喻之曰起予者誰兮必斯人者
考古驗今兮吁嗟里社長日難西兮生民不暇甦什麥姜
兮大田如楮粟方堅壁攻之不下阿瞞小斛洛陽高賈

秦漢不威唐虞不化文具之文墻書壁挂若夫貪夫徇
財烈士徇名矯矯虎臣藐萬虎賁魯英周豪目擊道存
既慷慨而內交豈瑣屑之足論漢鼎未分鬻孫高眠周
不引類而東鄉誰及帝王之畧荆州倒屣孔明借助魯
不交言而逆擊誰空赤壁之戰生有斷金之利死有絕
絃之嘆鴻鵠之志非燕雀之知虎豹之文豈犬羊之變
繫椽粟之四三擬樗蒲之百萬世愈下而愈紛鼓之者
誰兮吾得之於黃耆鮑背之所云謂龍斷之賤夫每朝

濟而莫登幸飢歲之相仍偶新穀之未升乘顏氏之屢
空肆盜蹠之不仁弗思殆辱奮其并吞瞑未曉交家如
土崩可以懲矣然猶不肯悟載脂其車言秣其馬於覆
轍中星言夙駕雖爭馳而並驅可拱立而俟也

糴賦

予既作糴賦鄰氏之好義者曰某廉直以沮某
氏增直之告復作糴賦而申之

謀富而忍其惟糴乎糴亦吾之義也不義而富果為祥

乎富亦我所欲也儋石無儲大田未稼食難圖續鄰不可借帖敢忘於乞米色幸憐於欲炙賑或謀於移粟均豈殊於宰社如涸鱗之垂盡遇西江之沛瀉昧者反是悠然待賈控臨嶮塞暴殘鰥寡扼其吭而拊背頰其元而出騰鉅橋紅陳獨夫叱咤割惟雋永眠若土苴凡啼飢號凍者皆起死以歸仁而執銳披堅者咸賈餘於更化或開八百之基或貽萬世之罵吾於是乎知粟愚商卒也奪其飽兮以恢遠圖民不附兮吾誰與鋪錙聚歛

今縱操特殊豈在周則智今在商則愚秦皇極奢漢武窮侈漢亦幾殆秦訖二世至道之本起於貧富之相支一闕之市必立之平八口之家可以無飢方今盛明革秦漢非爾毗云胡普若不知蓄而能輸是謂善積虜方守錢雖積奚益器滿則覆獸窮則迫彼乃疾眈我方燕佚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自速楚人之炬不戒匹夫之璧惟賢者而後樂此庶幾乎不俟終日

竹齋賦

君富於蜀漢中拔萃洋川之濱霧擁煙蔽滄灣嵌竇殘
沙賸水平原萬井沃野千里其類實繁既昌而熾胸中
千畝坡戲之耳斷黃之產伯仲叔季陶瓦是代不才者棄
竹樓文章簡古新麗湘江雨餘籜龍養雛為筏為桴可
稼可蔬船步漁梁雁戶水居汲湘然枯疑乃清婉於柳
柳州一唱三嘆乃今勸游委羽買隣荒岡猗猗崇山嶙
嶙蒼蒼含煙矗矗連雲農事方隙揮斧運斤萬山答響

千筏銜尾蔽溪入江送江入海巨賈萬艘運入諸國蓋
不知其幾也惜無品題以配三子乃今賦之刷此君恥
嗟嗟竹齋植無寸地盆盎之間筵尊而已鮮風徐來大
火方熾金流石鎔背汗纈泚望屠門嚼乃雞肋爾繫子
所樂固余所鄙竹齋主人鞮然而作曰吾聞外物者容
膝之隘甚於廣宇不則寬曠擬動輒拘尺土寸金中都
吾廬一屈一信倏榮倏枯稟姿虛心歲寒燕如吾稍止
簷清則厭餘彼笋當道屢干剪屠縱懷是中馳神物初

金匱要略卷一
心交也親迹求也踈鄉子所陳各天一隅今子所有不
傍子居豈不爾思子居所無吾於是泯而默喟而嚅四
顧而躊躇豈夔伶蛇蛇伶風而不自反與吾其風乎吾
其風乎

碧幢賦

祇樹函丈之制肖臨邛之四壁藐然容膝之餘地鈔一
鉏之隙簷楹菑翳竹篠蒙嵬坳垣四繞盧橘孤實非廬
而穹非蓋而仄可以休影可以息迹團團然童童然命

之曰碧幢直曠欲牖旁虛欲窗颺颺怒號屋頭秋江弔楠
樹之既摧嗟杖社之不雙霖收宿梅溽散初日絺技小
奏篋勲試策吟酣而嘯喧止而寂益者四友坐者五石
四友之外自撫其一方其風甌自鏘霧蟾自呵閒雲自
留好鳥自歌古恨如海古愁翻波萬化可搜萬象可羅
余則散生蕉衿搔短髮顛怒然如瘖冷然欲仙乃命丈
人鈎玄既磨既研楮生不約卷舒在前生不事邊幅展
盡底蘊潔而直方靜以俟穎穎探玄津分命馳騁聲吾

胸中所無者欲其清露莖泠泠欲其古玉軫玲瓏富麗
則金谷始繁豪壯則秋潮未平語其雄健則駮耳不調
鯨鵬勇鬪語其冲澹則南山種豆柳州種柳至於典雅
竒逸軒豁鎮密精贍深秀平漫湍激正而葩腴而瘠千
彙萬狀各稱其挑剔微四友輔相裁成也庸須更其間
哉於是輦碧苔之波采北山之薇些而落之又從而歌
之歌曰幢兮杙杞菴兮枕榔惟穀與臧俱亡其羊又何
以異夫迹相踈心相忘者耶

弔駐春賦

山茶雪中著花萎於首夏取張右史老紅駐春
粧名之曰駐春作弔駐春云

余自孤山南巖止宣之丁山春用季瑄月行霄團茶形
而葩倚檻可扳低回欲言羞溢醜顏殷肌兮淒黯丹臉
兮消滅密幄兮紛披羽葆兮摧斬有蕩者都言采其英
有游者妹言寡其榮壓帽簷厭鬢唇舞天香點文茵殆
不免夫豪虐之手盡瘁而不得制也方其猩染玲瓏犀

剪龍葱酣酣絳明童童綠濃謫仙不來况復謝公禿落
落兮空濛疇孰予兮為容翳封植兮眇林自陶寫兮華
風欲鉏其色式遂厥性愛莫助之不曰同姓爛石寸芽
詩人薦嘉屑薜碾茶碎圭破觚味與諫嚴甘與齋蕪方
物兮職育寐睫兮痒瘵高制作兮品評昌蔡錄兮陸經
配萬錢兮析醒雖百紛兮曷顰嗟艷冶兮是矜若青黃
之自迤將苦醜以迎人抑擁腫而引齡矧匪德兮翹晶
焉所如今全生

北碕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北磻集卷二

宋 釋居簡 撰

止止閣辭

歛其羊角海立兮山錯崿寂然土囊鏡淨兮一漚弗作
方寸兮淵淵不風兮自湍溺馬兮殺人襄陵兮懷山息
風兮水如砥息機兮心如水歌吉祥兮安時夷猶彷徨
兮奚以為

紫芝詞 并引

安僖諸孫希祗卜母宅兆得芝四莖叶其吉其

友北澗某為之詞

石兮瓊木兮椿飛兮鳳走兮麟草兮芝配是四靈絕類
兮離倫拔萃兮茁英不時兮自解不植兮自萌軟濕兮
紫潤麗澤兮芳新食秀兮春滋挹粹兮露零太和兮藹
藹至潔兮津津山雲兮溶溶溪水兮泠泠華風兮致祥
霽月兮薦清馬鬣未封兮玄堂未扃發之者天兮感之

者人

姚山僧舍怪梅詞

有楚者梅根於墻陰寒稍過墻當池之心池水不渾比
梅德尊維德之清請與水論水謂梅兄既清且竒亦復
怪古歲寒不移古則背俗怪則違衆彼衆與俗邈不汝
共兄曰不然賦形大鈞有萬不齊粵維鈞成伊予所賦
絕不諧俗俗晚盡白以白自淑水泣訴兄兄謹勿言我
維漣漪乃行潦怨盍同箋天俾遂厥性反爾怪古及我

澄瑩兄謝漣漪爾母蔓辭天匪汝諧遂及我私

杭州鹽官縣開福寺圓滿閣記

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杭之鹽官開福寺圓滿閣成橫陳半空俯瞰百尺莊嚴像設如紫金山廣博宏麗如白銀闕檐楹飛動闌楯衝直意匠出巧如經所說嘉定庚午冬予再至是樓閣門開入已還閉見所未見恍如夢居內宮聆四辯之音又若池涌浮圖瞻滿月之好莫不心死意消平生狹陋之地蕩然無復畦畛更上

一層洞開八窓霜天澄明一日千里平蕪盡處海門駕
潮沙鷗風颿滅沒浩蕩方是時也將憑虛而遐征浩乎
其忘歸也民於農隙爰來止茲禱禳屢豐求福不回心
與境冥善念油然而作潛恥隱慝不訐而露各於衆前
密求自新盟於生生不蹈往轍更相警飭舉為善人僉
曰淨慧阿闍黎修已是閣之作也陰贊潛翊不既多乎
或曰翼翼飛甍厦屋渠渠費以萬計盡自我出盡我孰
甚夫何益哉已聞而喟然曰是不足以語此也吾謀之

於喜捨度其有餘而取之否則去而之他不較疾遲志
其成而已以吾善幻之巧起其本心之所固有與人為
善何蠹乎不聞苛政之誅求乎錙銖不充蕪楚立至民
賦有常其實無底娛耳目養口體苞苴利子孫沒沒弗
顧使人狗虵虎倖斯須之生以苟釋重斂與夫樂施孰
愈豈不足追議哉置而勿論也而說偈言報化非真佛
依真立報化法身亦非真真佛安在哉一月在空虛皎
皎千江同演渤與蹄涔圓缺隨所印影與光為二二俱

從月生若謂一即二未免墮諸數重門開樓閣所見與
心會如一蹄浴中具此圓滿輪作如是觀已反觀即忘
我我以忘我故不壞世間相世間成壞相亦與報化等
離相而求真與真長相違

承天寺僧堂記

嘉定八年予與常熟長竹巖錢德載自西湖來姑蘇借
榻承天問藥於可文文新成僧堂可容三千指曰是堂
也九年之功耳微夫子孰能為我記之是夕篝燈對壘

筆敏風雨俄頃而成大抵取韓愈送暢師之說抑揚商
評之衮衮數百言頗瑰偉主僧元韶不知講明謂其佐
韓而肆詆居無何而文蛻竹巖亦死記不知所在愛堂
既至尋訪無有閱其家集亦復遺逸哀其落落不諧俗
腫腫明月棄置不售因此而申之曰僧堂非古也霜花
枯木象骨留香雖為老病設已見笑於塚間樹下雖然
在則人亡則書孰謂古已不復見拂其蹟疏其源求吾
所以無媿於古斯可矣或曰四大吾堂也五蘊吾室也

十二處吾床坐也十八界吾應量器也然則此堂可即
也可離也則又為之說曰堂之成成既難三條椽七尺
單粥則粥饘則饘坐則坐眠則眠毋求妙毋求玄毋談
道毋參禪毋將心求人安毋將法求人傳實自實權自
權頓自頓圓自圓夫如是黃金為瓦白玉為壁汝尚堪
任善乎無盡居士之為言反是粒米寸絲便須具角尾
償宿負則翠巖遺訓廩乎在前不自勉旃其誰勉焉

承天水陸堂記

梁武夢神僧得齋之標目閱藏於法雲殿而齋儀成宋
推官潼川楊諤則增廣之東坡上下八位讚則附楊後
金山初筵山北寺再振自是裒冥福覃法施舍是則奚
適姑蘇承天能仁革律而禪閱住持者莫知其幾湛愛
堂之來也凡廣大壯麗之興建咸落成於其手嘉定八
年秋余謝丹丘報恩光孝事隱居飛來之陰愛堂遣侍
僧志福持疏來言曰設冥無堂何以待檀施子為我著
一語付化人淨球使扣檀度後六年而成畫梁飛虹璇

題垂雲花欄種玉風櫺吐月廣裘嚴好甲三吳聞者悅
見者喜問其故曰球始語人人以為難至崑山遇大施
者許某與其室人嚴氏捐負郭二頃歛歲入基厥功堂
成則以田贍衆日走市廛不務速務其成而已亦既就
緒復求紀歲月乃謂球曰事不避難衲子智勇也受不
辭甚衲子等平也叢詬負謗衲子忍力也具是三者綫
溜穿崑崑之石不然強弩之末弗穿魯縞子誠知此是
以成此大役而不見其難遂為四方無盡福田俾後之

有事於振墜起廢知舍是三者無獲焉

釋藏巖記

天台法華三昧之所流出與修多羅若合符節如破竹
如建瓴非心思意度識識而指陳也今之三十卷九牛
一毛耳宏遠微密淺聞單見往往不能句讀天寶間荆
谿然公避寇眷此窮獨惕然而作曰易演於美里春秋
作於歷聘不遇合之後吾以儒冠換伽黎敢忘吾兩聖
人所事哉巖栖霞礪糝不逮藜夜龕雲屋拾葉記事不

數年抱成書而出名曰釋籤妙玄之道於是大明它日
妙樂輔行則又釋止觀文句天台以來駕其說於文字
作者鮮儷嘉定二年春余陟華頂度石梁訪國清憩佛
隴宜獨蒙養正速余登赤城絕頂浣腸井智浚之則甘
泉源源有乳色瞰書記巖臨焚藁池憩釋籤巖周覽江
山徘徊不忍去感昔人艱難殄瘁之所成就而光明卓
偉如此住山人普應請紀其事以俟僧史大手筆若流
通大節融攝宏度則有唐補闕梁肅之言云

檢詳劉大監祠堂記

俗莫下於許許俗一成禍有不勝言者嘉定四年西余
大覺蘭若罹此酷寺既籍千指星散檢詳大監劉公以
尚書倪公語詰郡將楊公之言白諸部使者復還舊物
後十年余來茲聞諸故老感其事闢山靈堂西位公祠
以伊蒲塞俾後來知排難解紛於吾山林無告者東坡
記宸奎閣於阿育王山妙喜祠之惠也公活此山余祠
之功也崇德報功禮也公騎箕尾而上八年矣所不死

者與此山俱傳故此之以詞而頌遺烈公名靖之字思
恭蜀之三池人後谿翁仲子辭曰蜀山兮峩岷蜀仙兮
擷英冉冉兮吳雲望蜀天兮冥冥稷兮非馨德兮惟明
綿世世兮安靈

戒珠寺重修卧佛殿記

戴山擅會稽之勝勾踐昔遊右軍舊處一水一石尚可
仿像唐大厯十三年定光葬後石裂龕涌一再不已聞空
中聲索肖涅槃像奉以邃宇則既安既固於是用其說

卷二
舉此役落成於開成五年逮會昌之變乃壞大中初再
振於寺僧齊翰里人謝乾嘉定五年真淨則顯感楊寬
夢像求浴六十年矣又欲承通義師師覺先志盡發所
有而新之卧脇吉祥飛臺邃巖曲盡其巧有加於舊或
曰佛者覺也示滅有諸曰有生非滅與生滅世間相也
瞿曇不壞世間相於生滅法中直指所謂不生不滅者
天地不先塵墨不後雖有聖智莫盡其際區區淺聞狹
見管闕蠡勺尺澤方北溟疲精竭思妄加揣量只益自

苦盡嘗觀夫日乎大明麗天無所不晝暝入於地無所
不夜不有西崦之沉則咸池之浴何自而入無咸池之
浴則扶桑之照何自而升故曰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
處是以信虬凡胎聖之報雪顛不知所以孺慕也醜勝
幢覺樹之依大權不知所以悲仰也外侮怡然不知所
以適其適也厥類躍然不知所以樂其樂也雖愛惡之
不齊揆之於理皆妄也愛惡在己則內制於私外蔽於
物淪於生滅也克諸己不生不滅者出焉辭曰皇覺不

作作必有則修無所修得無所得惟一真實不一不二
何以明之入生出死生報盡矣趣裝前途倏然去留傳
舍賈胡春之方中鳥啼花笑我則示之漏盡鐘曉背時
之宜解其愛縛援溺拯迷舍是奚藥幻出空聲像亦幻
出以幻修幻而蹟其蹟叢山崇崇可磨可礮矢辭刻山
與山始終

普照寺重修西方前殿記

華亭具體蘭若莫如普照其間莊嚴壯麗莫如無量壽

殿殿之殊特莫如孟春之月會千萬人繫惟心自性之
念事理冥契人境兩忘湘江以西邈然寥廓複道橫陳
以翼邃嚴曲盡其巧以盡巧故反見室隘蓮坐高廣僅
覩其趾眉毫宛轉鮮克彷彿遂徹其舊別敞修楹軒豁
前榮八窓玲瓏佛與四衆咸得相見如明鏡中見其面
像又若帝網交光相羅如擊其蒙如發其鄙費倍萬計
談笑而集真懋大師忠信崇教大師祖祥善巧誘倡徒
屬各致其力作於嘉定九年正月落成十二年之四月

北礪起於座而告之曰鄉也窒隘而不見佛不見之
見初不加損今無窒隘而得見佛所見之見初不加益
見見之時雖佛亦物見不能及非物非佛或曰佛固自
若也吾見固自若也有見不見也何故則曰罔克在念
狂聖由是即見離見徒問傍脫書以授真懿使喻入社
之淨信者俾知窒隘宏敞未始二焉

應夢泗洲大士記

代人

某年月日余之官福之長溪度牛皮嶺憇道傍小菴菴

中僧伽塑像與二侍者皆塵埃晦昧使住菴人拂滌而
致敬施金造龕障嵐昏霾蝕之患某年月日負丞長洲
次修門夢僧縑雲碎零示可怜之態謂余曰牛皮嶺別
後無定居茲寓姑蘇城外二侍欲偕來盡瘁不得起子
幸顧我言既而寤是秋大有郡檄和糴糴場在齊門外
破寺中寺曰無量壽東廂僧伽像丹碧剝落二侍骨立
與夢中語無二寺既廢像雖復嚴好將何以容乃徙置
北禪完理而奉安於爽塏吁亦異矣姑蘇號樂施之國

大士之化如月行空而區區獨於余如此其著古之聖賢聞其風可以律貪激懦況十方耶飭而新之使人見其面而思其行事則善心油然而所謂自求多福非外求也

九功寺記

南齊建元末會稽刺史榮顓文頊施第建寺於餘姚之西薦冥福於其子秘書正字給事東京兆尹休秘書正字太子舍人光梁天監初錫休光為額吳越時武肅王

目青寺僧惠清精禱有瘳改曰光明忠懿祠興振墜起廢者九徬九功惟敘作今額俾清住持清清源人參見雪峯遶神爽常顯則以波羅提目義律衆自是曰明日交曰真遁迭而出開禧初學衡台者曰道源文圭訪余於飛來隱居時法堂權輿於住山妙璉而策勲於其徒思齊辟支舍利塔則餘姚令杜高舊所造重修於敬復者久復壞矣大殿乃了聰與其徒勤苦諸行再造於方臘盡餘壯麗與堂稱司農丞李端明記與新昌長寰似良

書在焉吾聞會稽之地左鑑右溯帶明衿台佛仙所廬
輒擅幽勝象耕鳥耘未必皆有虞之田也而農勤以孳
浚井完廩未必皆有虞之居也而子孝以友故家遺俗
猶有存者一水一石尚想見王謝釣游處源與圭能為
余言之源已矣後來如源者未見也而說偈言齊梁之
間竺墳孔章梁不永祚曰吾亡梁陳隋之亡吾固在茲
試問諸野亡如何其矧二三君踰矩越度不曰匡楛伊
臣惟具好爵厚廩吾何與焉危吾不持吾童吾顛猗歟

榮公愛不忘子求福其實易第作寺錢氏有國傢設日
嚴冉冉縑雲淵珠出潛繩繩逮今方軌聯躅榮公願輪
康莊轉較咨爾來學是討是論冀此勝幢不騫不崩

三過堂記

或謂東坡因鄉里道舊故若逃虛喜跲然為文公游本
覺是豈知公也哉公以熙寧五年攝開封府推官乞外
通守杭州之明年有事於潤道過檣李尋訪焉而我眉
翠掃形於聲詩抑見文固有以致公者後六年自徐移

湖再過焉文病且老又十年自翰林學士累章請郡除
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又過焉文死矣所謂三過門間老
病死於以見其致意於文也深慶元初蜀僧本覺來住
山得公第三詩於禮部尚書楊公汝明遂集帖字回前
二詩登諸貞石尚書西歸題字於賢良鄧公諫從之左
至今樵豎牧兒能指點詫行路人曰東坡三過此賦詩
而去公以剛明勁正之氣與姦邪並進爽拔不可干若
千崖高秋松桂精神草木凜栗助寡忌衆直行徑前危

機冥施命亦幾殆煙江瘴海至輒忘反地鄉虎落縱浪
吟嘯不知死生患難為何物然則頡頏翔鳴物莫我攫
不足為之禁羈窮窘局動與禍觸不足為之辱泛乎水盈
科浩乎雲無心至今望之邈在天上住山元澄作堂曰
三過補山中缺文而以致其思是紀刻舟之跡而語人
曰劍在此余又為之記與尋劍何異哉

寶林寺普賢堂記

普賢堂之作也為登大我參禮普賢大士者化城禪榻

長連拓餘食經行之地若枯木留薌之制中奉大士代
陳如尊者幢幢雲水爰憇爰止咸曰大哉大士所都庸
知夫銀色提封玉象步武果在是乎吾聞普賢行願境
界大無外小無間虛可塵析溟可滴數惟此境界不可
盡際歸然大我萬仞凌空虛上出雲雨磅礴數百里其
間生植飛走與夫此山孰非是中一塵一沙而此大士
身量壽量亦復若是游觀之人信種善本及本所願亦
於是中不即不離日用不知昧夫心求務以目覩反謂

大士與我異致宿春種索糗糒或三月儲跋山涉江披
蒙茸攀嶮巖幸而至其上莊視肅瞻澄慮歛紛極其所
見野鹿遠導靈鳥逸響晨霏夕嵐萬變陰晴或矚光相
或光攝身天燈暝升天鐘曉撞見聞會心則喜而加信
不則謗且怒其不信自心不見自心見量所造而以喜
怒為用滔滔者皆是也顛山夏冰廩不可留匆匆言歸
薦來至茲主是堂者猶妄冀其曹溪一宿鰲山半夜俾
知夫大士無乎不在非此山非他山非近而易企非遠

而難致塵塵爾刹爾曾不遠人人遠之爾然則某人
圖成嗣先振始普光肯堂某人施地區區之心有在乎
是是不可以不紀

湖州寶雲彬文仲淨業記

公名了彬字文仲湖州烏程縣計氏子寶雲寺清湛則
受業師也十五能誦妙法蓮花經二十七則發明古方書
之秘遇新雨露服伽黎受具畢瀝指端血書所誦之經
為衆工發蒙消埃之報將尋訪而求度生死法鄭禹功

固止之縛菲於雙槐堂之東俾州里疾疢者有甚於水火之託蕭千岩陸靜州相挽尤力勉為諸公留愈危療急不勝數旋徙瑤山所療不啻雙槐之東五十而修淨業即寶雲舊環堵建繫念之所結構象設體製大備十友會盟一志無移日課有常風雨不渝尅期薰修則北峯印為之主南翔遠日本苻為之伴綴輯藏乘則諸子稽其費諸孫相其役凡根椽片瓦皆公為之倡七十八而績用成居無何厭世之念作夢三僧雲間來覺而笑

曰此其兆矣使速印印至則為著解疑一章其徒是後
夢有與公同者又復一日見二僧持畫佛公曰大丈夫
行當即真安事假為言訖不見索紙書四句偈曰七八
終壽祿淨業一生篤目覩阿彌陀平生功行足巍坐肅
聽熙怡含笑見佛說法無量眾圍繞於卧內如淨名
室不迫不隘諸徒誦經不置至若七日一心不亂處寂
然如入禪定嘉定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壽七十八臘五
十一度德桐德藏二弟子藏先公死桐嗣箕裘兩孫懷

就師慧公始以劑砭之技進於道或以為可鄙吾未見
其可鄙也昔范文正公嘗願達則為賢相窮則為良醫
窮達者士之常而博施濟眾易地則皆然公以是道游播
紳入草澤鍼膏肓起廢疾累行以密哀德務陰不撓世
相而相淨業長揖三界翩然而西醫果負公也耶正法
醜甚賢聖隱伏賈浮圖厥類惟錯貨殖成俗千礎萬指
尸素且不揆一息不來雌雄立判方將十百為伍大書
持書刊其謬悠狂怪之言愚吾氓而罔市利聞淨土之

說則輒大笑不則攘臂而排之皇皇一生颯然白首日
暮途遠鼓穿雀飛方是時也淨土豈遠人哉人遠之矣
因作而言曰淨業策勲之速求如公者晉東土諸賢已
降歷歷可考余游東林企懷古昔山空無人水流花開
雖不逮事雁門二難而相周旋於遺民次宗反而求之
一社儼然於戲適圓通康莊必自補陀大士尋淨土捷
徑必自雁門二難舍是而他之如航一葦於絕潢斷港
欲至八德之池難矣哉

華亭西寺無盡燈記

作光明供供養中竄獵人之箭洞犀貫革塵龕佛燈耿
耿欲炮箭以剔燈天眼證通况夫南晦膏腴基一蘭若
無盡光明吳氏子某有田一頃強半耕而獲之數十口
可以無飢不以養數十口之家而以為一燈之施者獨
何如盖其疇曩有事于補陀大士如谷答響如水涵月
苟其芬慮雜想隱隱潛恥不盡漂雪而欲造夫純誠之
地何以感格玄覺如此其著施所難施不為難者殆非

偶然咨爾妙朴盍思其難謹終如初俾冥者明明終不
盡日月薄蝕此燈長照風雨如晦此燈不夜蒙斯光明
若徹蒙覆若披雲霧作此施者心華發明照十方刹爾
時妙朴從座而起稽首北磬請說是法北磬默然遣化
菩薩其名曰穎於四衆前作如是言田而耕續光嗣明
乘月之虧持月之盈耕而稼智燭弗地轉空為晝破暝
於夜稼而獲是諏是度以綿以延毋止毋作獲而廩歌
豐慶稔受者無心施者奠枕時化菩薩作是說已舉以

授朴既授朴已作禮而去

瑞巖開田然無盡燈記

淨名大士既授萬二千天女無盡燈法門從而諭之曰
冥者皆明明終不盡伊尹所謂以先覺覺後覺也後世
焚膏繼晷號無盡燈非淨名心也日夜相代為明者日
月也大廈既夕風雨如晦瞭然者將眊然待燈而見燈
亦豈無待焉惟有待故運行於人日月則運行於天運
之之殊不息則一也瑞巖丹丘勝處燈失常運貨殖取

羸使此燈不夜莫知幾興廢住山道全謀諸衆曰貨殖
取羸乎墾土收穫乎智紹曰是或一道也顧主之何如
主之有常則皆永傳不然則勺海為膏伐山為炬徒爾
為也僉曰善紹則請命出山旋溯絕淮積錨累銖閱四
年而歸僦工闢荒眈歲入為無盡光明茁霜蕭蕭隻影
婆娑焦心勞思恐蹈貨殖取羸之轍求余記其成為將
來之勸

平江南翔懺院記

南翔懺院成會其費緡錢以數萬楮某謀於檀越顧君
某捐金振廩權輿於某年月日和而施者響如谷聲落
成於某年月日高廣宏敞極一時壯麗正修之地幻普
賢懺悔主如雜花法華所說燕寂之所則闢禪觀攝散
亂如留香枯木之制設椀於閣則以脩盤礴解衣注湯
於室則以戒宣明妙觸課日用於薰沐則以振其怠裕
歲修於阡陌則以致其久整整翼翼倫次攸敘淞江以
西輪奐鮮儷於戲虛空無邊故世界無邊世界無邊故

衆生無邊普賢則悟夫無邊衆生所同者始一善至無
量善卒踐等覺妙覺以覺後覺衆生反是始一惡至無
量惡卒踐鬼畜苦輪輪轉不息苟悟夫與普賢同者歸
六用根息諸妄初如陷如穿如賊如冤克此一念如彈
指頃則銀色界應念昭徹六用諸妄皆助道法昔所作
業雲點太清雲散夢掃即一切空今所懺摩如湯銷冰
無別有水即一切假斷空假邊一前後際不動本際即
一切中一心鏡空三觀鳥峙法萬其緒即三而知離三

而知即名邪說不即邪說是謂正因正因精明是真懺悔空界衆生可知其際此懺無邊不可究盡昧者昧此脂三毒車策四倒乘蹈八邪轍掉百非鞅疾驅於六塵之墟聚族而謀曰是可罔下愚知者不道也則詰之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不知也知者改過乎曰改過然則改過與懺摩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胡為乎知者不道也仲虺之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詎知此懺未出

竺西二三聖賢已行之於此土矣故表而出之俾從事於斯者知夫所謂罔下愚者下愚也

南翔僧堂記

連長榻專廣座容數千指開單盃必撐梁棟選柱石然後可以帡幪震風陵雨雖然非古也古之人一生打徹於塚間樹下古已往矣若今食息於塚樹鮮不瀕洞觀聽曰怪曰誕曰姦偷鬼物歎族呼類水洒槌逐使不在吾境乃已而姦偷之徒往往託以沮吾法元祐間端師

子所勘辯才所拒之妖回頭慶元間趙京兆所黥之風
道隆咸其類也此堂之建於以見前輩慮後世者若是
作五觀法俾食於堂者作如是觀吾嘗謂五觀具四端
猶四體也請論其目一曰計功多少量彼來處無惻隱
之心則勤不知耕勞不知炊享非正命漫不加省二曰
忖己德行全缺應供無羞惡之心則酣嗜終日無所用
心盤樂怠傲蕩而不反三曰防心離過貪等為宗無辭
讓之心則饕餮豐潔饗珍美却疏糲縱口體而極其所嗜

四曰正事良藥為療形枯無是非之心則舍靈龜觀朶
頤道不腴日以羸氣餒而不支五日為成道業故應受
此食無是四端者何以深造而自得之自得之雖層冰
峩峩精瓊而靡列鼎萬鍾不素餐兮是故縉紳五觀黃
太史作而象其因南翔寺僧某求紀其師某年月日雲
堂之落成也為具載其設施使知某振篋垂索不徒其
為

南翔寺九品觀堂記

蓮社作於東林般舟之道至是鼓行於晉宋由晉逮今
衣冠緇褐菩薩行人策勲淨業載諸紙上語者不勝數
嘉定四年仲春之季昭文錢公象祖易箒之際吾猶及
見之佛聲未斷怡然垂訣天香天樂隱隱戶牖其聲其
臭皆非常聞是時諸孤擗踊號慟荒迷懍怛不暇知聞
予時承丹立報恩之乏與三峰大長老蒙宜獨在焉蒙
憎凡子以吾浮圖為誕唵使予勿言前所謂紙上語信
不可誣按經中說有佛取土曰清泰國無地問津心能

知津不皇不王太古自若不令不申至神自化七情不
鑿九品成列塵刹幢蓋樹林水鳥法音宣流佛願力故
極惡重障報相現時瀆於九死一念知反力不暇給遇
人教令憶佛念佛十念成就宿負俱泯即生於此雖下
下品皆不退轉上善種性觀法精密想念純至一念相
應斷前後際不動本際正遍知海皆從想生如指標月
月因指見見境想滅得月指忘月與境冥忘性亦滅滅
無可滅所滅亦空見彼導師與二大士及彼四衆交臂

如故悟惟心土非中非邊此觀與堂亦非中外文賁勸
發罄竭而助修印振始不徒其為從節承終亦既其力
嘉定三禩爰舉是役丙子之秋遂落其成刊諸琬琰昭
示來學俾敏厥修毋怠乃訓

南翔寺大殿碑陰

南翔大殿成於某年月日而後造像亦既久矣古野與
殿不胥稱頽圯不可治後某年月日寺僧文杲改作如
七金山炫耀赫奕佛像慈而威恭而安給侍菩薩則威

而慈天神則威以恭其不敢安則一也巧麗尊特所謂
皆有聖人之一體佛則集大成也即佛之大成而得吾
心之廣大恣恣即吾心而指衆人之心心佛衆生三無
差別文景辨心李其辨力工之薦巧亦心佛衆生之所
同者殿有記茲不重出

澗山會靈廟記

祀天下之大典也德不被物功不及民者不在是典蜡
所以報歲功也凡水旱疫癘蝗螟則黜其方之神然則

在是典者庸尸素哉嬴秦時邢氏三女子死而有靈能
役鬼工各開湖泖瀦亂流以弭水患澗湖之靈其季也
網罟之利舟楫之益民歌屢豐菑害不生一方之氓均
飫其惠嘉定七年孟夏大旱奔走羣望有禱輒爽知縣
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原躬至巖扃檀木始然水立晝昏
濺沫飛濤沮如冠裳傍睨辟易陸固自若不衡不倚若
有相者得魚得蛙連雨之徵必冀所求不獲不已潛魚
既躍蛙亦隨至霈雨霽注三日足用歲大有秋申聞朝

廷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齋齎奉其行以侈君賜以容神貺觀者如堵震動山谷水天一碧幽顯咸若黃耆鮑背相眎而作曰神來止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不知幾縣吏之禱於斯也一朝潛惠徹覆於吾賢父母之手久矣吾神恒其德而勇其惠也褒封之後凡所以惠我者亦豈有加於疇曩而貳其心哉獨嘉吾賢父母能講明政之所先務使朝廷恩渥不及尸素之鬼足以風勵素食怠事俾敏厥修子聞而嘉之遂櫟括其言而文

之俾修歲時之祀者歌之歌曰湖山兮蒼蒼湖底兮天
泱泱樓觀兮凌空虛突兀兮金銀錯舳艫兮轉輸杭徐兮
繞湖不知幾千萬兮寄豐凶兮慘舒煙冥冥兮雲淡風
蕭蕭兮葭莢貝闕兮襲玄窟物不疵癘兮民不顧頽煥
兮榜題雨露兮新滋神之靈兮聽之

華亭白蓮寺記

熙寧元年歲薦饑溝洫間老羸枕藉邦人吳世榮相景
德寺僧宗喜收斂而火於此蓋不知其幾也法林嗣興

律部謹嚴道俗向化土木金碧咸極其巧藏以度經堂
以容衆憧憧水雲挂益息肩大殿鼎新則思度受其成
幻佛與天則思坦恣其力閱二十一寒暑得今額度既
老謂戒空曰力不逮志日暮途遠然則奈何空憤悱而
作曰將九仞者虧一簣繫我父祖創業未既了此緒役
非我而誰乃益自奮厲搏節於寒苦寂寥中不疾不徐
爰度爰諏化爽塏於重淵封沮洳為茂林向背衡直各
得其所俾於農隙報功植福物不疵癘民胥適悅歷年

四十策勲於戒空之手則又屬諸妙惠增其所未至惠
徧求紀述莫予為宜予謂惠曰若知夫是利之成資喜
與空久而彌芳者乎異乎吾所聞於今之貨殖於營繕
而務速以駭愚驚俗者遠矣苟利其速必不以誠格人
而以愧劫也至於然頂然臂鍊指瀝血凡所以鼓吹閭
閻傾動觀聽者鮮不勇為治其荒唐謬悠之言聾瞽匹
夫匹婦而效其心使妄冀夫所不當得皇皇規毛髮之
利汲汲濟其所欲施如絃漁者亟縱亟釣而求好生不

殺之益小不如意則籲天疾呼曰施果不足恃而善果不足為不幾於龍斷與盍亦觀夫古之建幢樹刹過千百年更廢迭興苟冒其地輒愆於厥躬以逮其後人吾不知胡為乎而然耶揆以吾法則必以為誕吮落落不偶俗故吾罕言以俟忘言者辭曰澱湖北隣機山以西喜來相攸開此招提乃振溝洫燎骼燔馘不知幾何動以萬計一再有傳至於法林林學南山右規左箴像設有嚴以相鐘鼓建大寶輪以授思度度拜稽首謂坦與

空權輿非難難惟厥終繼自乃今罔敢或墜念茲在茲
事乃克濟我觀白蓮澄淨不垢名是蘭若亦曰弗苟咨
爾來學當如是觀毋求安心求心所安



北澗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澗集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沈恕

欽定四庫全書

北碕集卷三

宋 釋居簡 撰

大雄寺記

行在所直北四十里寺曰大雄舊曰上保安後晉開運四年鄧氏作鎮時建治平二年賜今額地接良渚峰嶺秀野水通安溪沃壤綿亘山無潭湫蜿蜒沕靈嘉定八年夏大旱港斷潢絕者數月羣望不孚此山出雲雨近畿有

秋朝廷寵嘉封爵建祠錫賚鼎至始郡祥符寺僧覺定
偕方外友慶端相攸居之經始之志克艱克勤壯規宏
模儼然在目三門兩廡再造於建中靖國元年則子殊
有方起廢於風凌雨震之餘懺堂之作於崇寧三年則
子純悉力於時和歲豐之後高敞堅好州里鮮儷肖無
量壽像作懺悔主為衆庶漂過雪非宅心純想之方子
欽晚出才具絕人喟然歎曰是刹之作也亦既久矣殿
者所以舍佛表出尊持其可缺乎度才僦工遍扣檀施

祁寒隆暑不小休卒有成於政和三年越四年使有常有威造佛菩薩天龍給侍如七金山與殿胥稱至是凡所宜有不可以加矣先是有常結界以落之以禦諸非律儀其法曰天可陟吾界不可入地可陷吾疆不可犯應不吉祥不俟禁呵勇自退舍於廣漠之野而無何有之鄉此常之心也若夫三灾彌綸心為本根弗鋤其根圖蔓難既乃於是中自焚自溺窮盡未來庸有了時母使吾常徒用其力故併書之以授愛堂俾告來者愛堂

雅善予如湛其名嘗主黃檗十二祖大道場云其辭曰
幢刹之興存乎其人其人伊何駕大願輪南渡以來寺
滿山谷願輪不馳器滿則覆惟我大雄一燈相尋百禩
策勲逮于雲初厥惟艱哉如此其久豈不務速務以不
朽龍蟄于山實寄豐凶緊爾正直相吾鼓鐘

假菴記

淄川王識之束髮自立汲汲為善掉鞅塵表強安四隅
榜曰假菴宅心以仁遵路以義瀟洒茆茨剖破藩籬洞

然八窓眇然一枝借書東家分照西隣優哉悠哉聊以
卒歲假於人者若是其假人者豈止是而已古已往矣
書則古人之糟粕舖糟餽醜浸漬沉酣歸澹泊寂寥之
根發胸中至味之蘊殘膏沐新勝馥騰遠有英可擷有
豔可摘藻澤萬彙沾溉百世將假無言之言而強記之
忘言也假無聞之聞而強聽之絕聞也譬夫水飲豈
傍睨者知夫寒暖之節則必萌異同之說異同之說不
息則安知吾之所謂假

常熟縣大慈寺鐘樓記

千鈞之鏞不梁百尺之高而窶窳之則停輪息苦警昏
導迷何所妄冀寒山夜半聲到客舫非衲子明心即詩
人得句昧者往往以是為迂濶不切不知美教化移風
俗王者先務而心華發明照十方剎亦豈細事大慈為
福山望剎創梁天監中長江橫陳五峯擁環古木夾道
童童如幢寺昔中微木亦就槁及其再振木則重茂大
鐘橫撞僅在平地厥聲弗鉉不足以發深省文遠欲造

樓未幾而寂其徒如瑤了此緒績不日而成嘉定九年三月既望也翬飛半天遐眺無際寺與樓稱鐘又稱之費幾萬緡始遠欲市田為山家經常計幡然而作曰市田非比丘法則又反諸檀施施者不受願聽所欲為至是舉以權輿其事餘出於其父母昆弟飛錫來北磻謁紀歲月余語之曰昔昭默大士云身為比丘不尊父母於佛法中謂之不孝是役也予以繼先志又豁父母昆弟施心一舉而兩得雖然曩見子擔簦負笈問天台之

旨於諸老之門今復見冠冕多衆於古靈山晉進不已
至於厭飫心初而流通所學以壽佛祖夫如是又豈特
孝於其父母哉萬緡之樓土木之事耳吾所紀者在彼
而不在此

彰教法堂記

土必腐木必蠹堂則有成與虧法存諸其人未始有成
庸虧耶彰教法堂五間第十七代法中建歲月莫可考
寺無耆宿與夫識載也狻床屏陰題云元豐七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住持修穆造屏植于堂堂必先豈七年前
所造耶隆興元年九月十三第二十七代師寂龕蓋則
見於梁題逮寶慶二年弊而不可為矣鼎新之權輿於
十一月十五成於三年三月初七柱踏舊礎崇增二尺
三寸敞小閣支寢堂之上楹挾以兩祠宇則鄉所未有
惟堅固惟侈惟壯固惟麗雕刻文藻皆勿用取材於家
山取飯於家田取財於施者不足則貸相是役者豫章
西山碧雲菴四明如潔落成之日四衆聳瞻謂余為能

殆不知余方將謝不能也噫美輪美奐今固非余心初
所由志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盍亦求余所謂法存諸其
人無成與虧也何故

泉州金粟洞天三教藏記

黃老於漢佛於晉宋二氏之書滿寰宇聚則充棟載
則汗牛何其多耶問其數各五千餘卷與秘府牙籤
相上下巾幕嚴秘往往過之金粟洞天在泉南勝處住
山人凝雲黃去華總三家之書于山中真諸大輪藏所

謂藏也者藏也涵藏之謂也藏諸名山古也或病其以
二氏之書亂秘府妄意求合孔氏噫合其可求乎求而
合不勝其不合也苟不可合雖孟賁烏獲之勇之力不
可牽糾而使之合不可離也雖強分之視勇力烏乎施
然則離合有常理不在啾啾齒舌間也天地間大物莫
如海百谷東輸未始見其盈尾閭泄之未始見其虧而
與百谷同一味曷嘗求合於百谷既至於海矣海則曰
爾江耳河耳淮濟耳盍各安爾甲乙之序涇也渭也亦

正爾清濁之分然後去貪取廉旌芳潔驅滂濁俾各從其類雖蹄涔之陋罔不藐夫海失長百谷之道強為是區區之別不可得也夫如是庸詎知吾求合於外耶善乎荆國王文公答曾子固之為言也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合乎吾心樵牧之言不廢苟不合諸理周孔吾不從吾嘗紬繹斯言而志夫學隱然得之於中東海有聖人出焉此言合也此理合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言合也此理合也故萃天下之書使天下善學者博觀

約取離乎其所離合乎其所合也

書東禪浴室壁

僧園四事外所當有莫先浴室大火三伏金石流土山
焦汗浹浹如雨執熱不濯必鬱懣熬燥憎憎如醒冲和
之微幾何而弗傷傷則病病則欲為毫末之善了不可
得東禪浴室新於紹定五年冬起數十年廢於寺僧惟
一之手一之為也亦難矣萃銖裒錙基此役未嘗開口
語人有施輒受受輒適義所受既義人樂其施束薪如

桂得三十畝負郭於章氏女為樵采之直費緡逾萬弗
務速弗侈靡弗規圖以豐橐囊弗勤衆以溼土木區區求
紀載為錯貴板勢之具有正因衲子調度乃策其勲勞
識諸室之壁為是數者之勸越明年季秋既望潼川北
碕云

四無室記

問宣子以內三術為之主立性具之體以外三術為之
張發身器之用迴榻擬古曰無生窟冢裊碧縷曰無聲

漏爝火不息然無盡燈落日懸鼓觀無量壽不越尋丈
扁曰四無於四無中間清泰津或謂余曰燈即佛身鏡
即佛界於此界中復有溟渤彌盧原隰丘陵草木鳥獸
人及非人俱從佛生得佛法分云胡西墉設象注想不
務內觀區區外馳則語之曰見月執指孰與忘指忘指
執月與執指同燈即佛身鏡即佛界子知之矣不知鏡
即月也而佛與燈不一不二子識藥矣未識藥忌藥忌
反毒益癰病蒂望吾四無適越而北轅日驚日遠只

益背馳因作而歌曰鏡非月燈非佛了了見竟何物雲
無帶天無畛流景西頽絲髮無隱

千佛院記

距余故廬未逮一舍縣曰東關縣之西岡阜秀整龍矯
鳳闐一峯橫溪陰作怒猊狀矗石飛峙其上層出千佛
莫知幾何年巖間有刻漫不可讀里社禱水旱襍疵癘
如響答慶厯二年彭氏造殿舍佛號壽聖院某年月日
改廣福子原者張氏子蚤穎異走南方叩者宿執侍天

童宏智覺禪師爰得其旨沉潛燕默以晦其所有余四五歲時大父行輩指以示余曰是有道者也創大閣於淳熙丙戌擬內院以奉慈氏垂成而死法會實終之慶元庚申敞新閣以竚舊殿之千二百應真輪奐與原所創儼居無何而會亡紹圓舉緒後然後大備兩閣翼然煙霏間與溪山相領畧補空缺而來粹爽部勒一丘壑鍾英毓華豈獨發為人文抑又以境攝人起其所固有之善油然於心初善益善惡罔敢不悛此原之志而會

與圓之善巧會之徒了因訪孤山南巖隱居言其詳而請紀述故書之余老矣浩然有登樓之思尚須杖策倚檻遐眺幽尋援毫而賦賦罷而歌以此原與會而與圓相勞苦

樂境記

湖州

余既僦樂境之榻主人與余倚檻喚魚憶濠上游作濠上吟倚楹而歌曰適兮居樂兮魚所忘者余又安知夫魚夫魚與余怡怡兮愉愉主人莞爾而作曰異乎吾所

聞吾師西之酣酣上池車軸九花一花自題故吾狀所
樂之境而致其思冀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
好信夫子之樂夫樂吾為子不取余於是原其樂窮其
自亂之以曲終之雅而系其辭曰胎蓮命慧之提封地
之嚴淨俗之粹美退嗟窮空樂貌四禪載諸契經雜諸
傳記無有若相它土鮮儷豈數畝之宮窮土木幻培塿
瀦清漣種芳鮮以蹄涔擬虎眼漩澗所同日語雖然我
知之矣惟心惟國惟性惟覺玉芬陀利泥滓芳擢五濁

不垢一埃弗著是樂也可以斷百非之鞅可以釋九類之縛昧者昧此而小夫樂

福昌院記

餘姚

游源溪塢間當重山之陽寺擅其勝建於唐長慶四年
逮會昌五年廢錢吳越時號永壽大中祥符元年賜今
額後一百九十二年結九夏制方會食於堂則自顯詮
始杭之普濟師鑑者發蒙於此晚歸自方外與清涼行
仔圖振厥緒先輪藏而鐘閣法堂兩廊次第皆輪奐市

田三百畝歲入七百餘斛可給千指刷數百年已廢之
羞嘻亦勤矣然廢興有數也長慶之興也莫不欲子孫
世世壽域中一善之成會昌之廢也莫不欲父祖世世
壽域中一善之敗成則長慶成敗則會昌敗福昌固自
若也然則再造於吳越策勲於鉅宋豈偶然哉咨爾鑑
洎爾源與仔爾維一乃心毋維罔子聽守成之難難於
圖成燕安之毒毒於艱勤謹終如初率人以誠扶此勝
幢勿欹勿傾勿負節衣輟食以為施者是謂報吾君以

及吾親

資壽寺盧舍那閣記

平江

崇閣華觀祇樹之制相望皆有太莊嚴藏之一體苟以
土木之役瀕動觀聽則不耕不桑何自逃祖宗之誅蓋
依經所說以境攝心起其所固有之善油然而作於外物
輾轉之際俗日益下相陵相競日益勝方其忿時莫知
自懲亡其身及其親不暇顧雖嚴刑峻罰不足威過塔
廟必稽顙舉手是孰使之然耶隱然於中者不自泯也

資壽之閣嘉定三年住持善通作寶慶三年無聚智湧
登閣而喟然曰美輪美奐昧者未必弗以為游觀為燕
晦失創建厥旨遂實以琅函玉軸五千餘卷一一牙籤
標其目中設廬舍那補陀大士壯麗與閣稱凡厥聞見
莫不善湧之為咸謂其無忝厥祖無着大士故家遺俗
而成就者如此以偈贊曰報身圓滿輪補陀小白花琅
函五千軸一一懸牙籤光徂日月明複道出雲雨晒乃
如幻人幻此如幻境欲度如幻衆成就如幻事是事實

非實不實如空花靜寂單複圓及與第一義亦與如上
事非同亦非殊洞開樓閣門入已還復閉童子欽念時
不隔一絲毫

資壽寺永豐莊記

市田非比立法馬祖百丈以十方共住為叢林則塚間
樹下者有所歸宿自是資生儲蓄寔成俗建幢樹剎施
宅土營厦屋立常產大如甲第小若編戶有業則賦興
衆多則用繁必經紀於其能集事者掌會稽謹出內

制盈縮不足則持盂四方此姑蘇資壽禪寺永豐莊之所
由作慶元三年常之無錫淨慧禪寺僧妙瓊妙祖偈二
十人以次袞金洎衆施營膏腴一千八百五十四畝縣
官拆而復園者半田舍農器稱是可裕數千指洗鉢之
急資壽有田自瓊與祖始方其心初發時此田已具微
勇往精奮忍寒苦甘淡泊確乎不可拔百罹弗怨順處
逆境尚何以集一事若毛髮比况千五百畝有畸之田
哉咨爾衆欲登加行地必先資糧適百里者宿舂糧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語也百里千里之不啻上上種性則一超直入鄉者大城我所化為止息耳則法華具載所詣之地果安在而中下之流亦復小憩所謂資糧豈專在黍稷種桂與夫禾麻菽麥倘受此施終日飡一米未始嚼着或不動口已咬著沙則瓊與祖畢命為期盡瘁於是所成就者憂憂乎其難也何憾焉故樂書其事而紀其歲月又系之以辭曰飢兮寒粥兮饘饘粥之餘既磨既研志斯堅石

斯穿終之以得兔忘蹄兮得魚忘筌

九龍山重修普澤寺記

梓邑十山川俱秀整發為人文蓋有所自來唐盛時文章顯者有之智術顯者有之迨今未已也鄆甲九邑饒沃壤美風俗煮海之富供縣官一水一石半在少陵品題中九龍亦佳處普澤寺踞山之陽故老相傳作於唐歲月莫可考考於圖經無聞殿最古記不及創始淳熙癸卯祖輝新葺構擬天台方廣舍半千尊者丙午復造

重閣煥麗擬內院以奉慈氏兩朶翼然會二十八祖於
其下不十年策成績至是盡瘁九年之功也了相嗣厥
志不墜振始吁亦勤矣方其權輿之初無一錢直費輒
數萬計莫非求人求人之難難於梯天不知幾推挫幾
頓抑譏呵哂誚斥辱困折之不顧乃克就此種種莊嚴
使吝驕封蔽者一歷耳一屬目蕩無吟哇本有之善油
然而起善種芽甲惡習殄殞夫豈徒殫財力瀕觀聽事
土木丹碧炫耀浮俗然後為得也嘉定甲申季秋既望

輝諸孫宗印為余言其詳余方堅卧小朵之陰鄉夢日
栩栩想念存注歷歷冥現如登春臺心空目明萬象掀
露了無遁形又若翩然適華胥氏不皇不王淳古粹美
作是觀已兩忘去來如睡夢覺如蓮華開呼印比丘執
東投事毫忽不遺悉書以記

妙湛延壽堂記

平江

疾病相扶持無憾於養生送死以明王道之本佛世寢
古建幢刹棲冷灰槁株臘穹德茂者却塚間桑下嵐昏

霧蝕之患又為省行堂以別不老不病欲其循省日用
事若學之正偏業之勤荒行之缺全思之沉掉好惡之
失中喜怒之或私利養是崇進修是怠應病授藥法惟
一味以治其內剗砭鍼艾以攻其外正命小康幻體亦
寧或又謂之延壽堂延壽云者延此者也壽此者也非
人間世短修延促之謂也今者反是樂便安者巧圖其
居耽燕佚者曲求其處先之以貨賂申之以強援弗知
廉與遜為何物盡巧致曲疇知志於道者袖手旁觀此

顛芒背忍死不為也一念之忍傲睨黃髮齟齬累然困
踣於其外祖宗成憲遂為具文往往大叢林亦如之今
妙湛鼎新斯堂故書近世叢林墜典以告覆車在前冀
革斯轍雖然水沫芭蕉匪石匪金燕安鳩毒少壯勿恃
美疾惡石老病無忽作如是觀以度生死則住山月巖
某之宰制耆舊執事某之裁割勤勞百艱不徒其為是
役也作於紹定三年仲夏晦落之於冬書雲

慶寧僧堂記

華亭

慶寧自某年月日智圓創建若干年殿宇廚庫容衆之具凡所當有次第而集者其徒師訓之力居多又若干年而僧堂之後未舉緇白之有力者未嘗過而問焉今成於圓公之孫訓公之子古鏡文杲祖作之父述之子成之君子曰善繼志也僧堂之作非古人意古無招提况堂耶自枯木留香後天下較竒策勝翬飛炫耀床榻窓几惟恐不壯麗耄耋疾疢無霧霾風雨暴露之慘既適既寧精勵勝進當倍蓰異時塚間樹下不三宿者何

反無聞焉方其滑扉䟽櫺一單三椽正因者莫不凜然
反觀惕然內求絕意死生榮辱外形骸於死灰槁木志
節獨苦於塚樹間不相下充其所學飫其心初不愆先
聖決定明訓然後以其所覺而覺他人答此信施昧者
反是苟安宅形冥冥烏鳶念念臭腐坐馳於庸鄙滄雜
今夕何夕颯然白首入生死輪出没異類靡所底麗展
轉酬酢無有窮已於戲釋籤巖迴燕坐石冷赤城華頂
萬八千丈我念昔者峻躋魏陟日死魅匿草腥地落百

世之下道震吳越舉此話頭夜歎古鏡惟此古鏡是則是傲苦心松筠制行水槩不獨居此堂無媿焉抑又率人臻無媿之地欲饒余文余則有媿紹定四年良月旦潼川北礪記

崇聖院記

江陰

常距江陰逾百里無招提衲子暮夜投逆旅與商賈雜秋潦冬冰宿再或信實戾三尺而百丈所呵尤不小貸剝樹於此中流一壺也丹丘智觀早出於外見聞頗習

惕然不啻飢溺歸白父母願得所當予之產之直父母
予之卷而來茲既營雜髮益自刻苦哀錙積分毫相
攸爽塏挿草成梵刹凡所當有者次第而集作於紹定
元年白禮部給臨安府錢塘縣崇聖院廢額甲乙焚修
以待雲水訪北礪隱居倫次其事乞紀歲月則謂之曰
天地間寧欠爾把茆也今夫人之子子曰伊吾上口必
曰釋氏熾王澤熄王澤熄則害中國蠹四民又何汲汲
此役嗾其喙哉觀曰子何見之晚也六駢渡江扈而至

者叟起為侯伯戚里內侍賜寺恩寵厥父祖金碧照耀
西湖南北操塲入其門一世閱幾興廢消煙冷燈盡之
不嗣與夫豪力盜據而不復振者何限我之所作捨其
殘棄之餘移寘荒寒寂絕之地俾緇白不相紊避三尺
百丈之禁孰曰不可子獨不聞荆國王文公云方今亂
俗不在佛乃在學士大夫沉沒利欲歐陽氏則曰修仁
義以勝之仁義勝吾死無憾余不憚其言不能效也

興聖寺大悲閣記

華亭

具千手眼若兩目兩臂而不自多登地已前未易議運
兩目兩臂若干手眼而不自少等覺妙覺則多多益辦
過此以往則佛地無量聖身歷塵沙劫作所難作辦所
難辦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獲二殊勝始一目二目而千
萬目乃至八萬四千爍迦羅目一臂二臂而千萬臂乃
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目自鑒覺而不知鑑覺手自執
捉而與執捉忘各安所安不相違礙手眼可盡其應無
窮如風行空吹萬不同或不鳴條濤山撞春及其止也

土囊孰封如月初上清涵萬水影分無數月豈有二及
其入也銀闕罔閉如春在花如意在弦意兮不傳春兮
不言空侗小智斟酌聖量如囊沅螢擬熾燎原又如敲
空欲諧金石不知人人圓具此妙借燈玉座初非高廣
大莊嚴藏本無闕鑰紹興九年十月華亭興聖寺火干
手眼大士歸然瓦礫中命婦衛氏載之以歸居無何夢
好女子謂之曰盍送我還覺而異之燒香拜像前憶夢
中女子惟肖消吉護其入寘諸僧堂乾道初議整綴殘

缺大參政錢公某寔為之倡寺僧互相其事像復完好
光燭霄漢行恭惠輝者蹟光所自得之於蓮趺右趾聚
族而謀曰洪覺著靈陰翊孝治宜崇閣以尊事若雲淨
藏如瑩躍然相和未幾恭與雲邂逅而逝瑩曰逝者如
斯志未嘗往也願借一臂力以畢余志自淳熙初訖嘉
定癸酉嘉平策勤茹苦三十年乃克承奉大士於中複
道上安三世佛藻旒燦霞丹楹煥日翼然橫陳出雲雨
上諸莊嚴事莫不偉特宜考績而嘉成功故系之以辭

曰泠泠兮載熹炎炎兮廩而山移兮數莫移玉石兮俱
焚玉兮溫其錢之信由衛而敬信既孚所敬者盡載飾
兮載完光奮夜兮斗寒碧瓦兮層輦複道兮雲齊納月
兮璇題煥金碧兮陸離同盟兮安之俟如瑩兮一變

超果寺懺院記 華亭

懺不在堂在乎本心至到懇惻循省往謬自愧自悔一
洗滌已永斷相續纒萌輒夷毋使滋蔓以事法顯事融
理徧是則名為真懺悔處功用雖至己第二月佛言世

二健兒一不作一能懺不作則自至於規矩準繩視聽
言動焉往而非中焉往而非正能懺則發露發露則克
己己私既盡白圭青銅一經磨拂永謝塵垢雖然未若
不作之為愈也懺摩改過也改過不吝聖賢所贊過而
能改善莫大焉皆健者也健生勇大勇也義理之勇非
血氣方剛好勇鬪狠之勇也不然疇能一鉏永盡餘蒂
如焦穀芽如石女兒華亭超果寺火後獨懺院未復比
丘道元視祖居舊址久矣菑翳乃斬蓬藿剪榛棘因其

姐氏易箒時餘粧在奩結奩付元琅琅遺言務成此段
奇了了不及其私慨慷奇男子生死之際不是過元感
其誠益罄其長洎猶子某氏之施市材選良呼集梓人
作於紹定四年二月二十八丁丁斧斤不日成之高廣
雄壯輪奐鮮麗懺室嚴密禪觀靚邃飯食經行解衣礪
礪各得其所然後檀施市田各為行人了一日入期費
綿綿瓜瓞與此懺利它自利相終始因作而言曰萬生
擾擾均為目前之謀一息惶惶誰作身後之計若元之

姐氏者目前身後俱無憾微元又孰使承其託

九里法喜院佛殿記

吳江

塔廟之制晉魏所嚴尚矣斥像及殿德山也既而復其
故何前倨後恭也耶吾嘗究其說矣別傳之妙在直指
即吾心見佛性天真萬應無相萬間皆吾性具見量方
其柄此能事壁立千仞設教函之固乃以兩雄不俱立
為之說使大乘器一超直入輩玄覺向上人遂有岩頭
雪峯勃然作興鼓行而南昭揭日月方是時也斥斯

振仆斯起是謂不壞世間相而操縱自若也佛者覺也竺云佛譯云覺或曰能仁以仁覺人曰大覺中雖屢述不啻秦火力排痛詆於雄辯之口而不加損極崇盡敬於不世出之主而不加益口舌信信愛憎紛紛只益自勞匪戾吾正法喜大殿之再造也偉特壯麗冠冕衆刹爰有檀度葉為著姓富而知教楷式里開寺之文顯戒詮素以質實格人卒賴其族風動信施五六比丘從而和之作於紹定戊子某月越二年二月而成然後惠曰

師永造佛及侍衛如七金山十八開士序列左右使見
聞者若天台悟旋陀羅尼於法華見靈山儼然未散既
識其實而系厥辭辭曰空王嗣芳遺像有嚴世出世間
載仰載瞻踞芬陀花若聆其音即而扣之寂寂若瘖謂
其果瘖則為謗佛曰其有聲厥聽斯感有無兩忘其聲
琅琅石湍激風舌相廣長徧覆大千說塵沙偈偈無數
字字無數義泐字尋義入海算沙得一實義如空中花
空花無蒂義眇朕兆歸根反初十目並照雲欽義天洞

然八荒巍巍絕言海印發光

喜祥樓記 通泉

事神如事親神則享薄親而厚神則羞然則佞神非
孝也聰明正直者弗享或曰敬鬼神而遠之既聞命矣
未聞孝則謂之曰孔子稱禹曰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
致孝乎鬼神未有孝乎鬼神而薄其親者此蘇悅之之
拓地遷廟於與塏隴正黼之倡衆飛樓於空碧遂獲男
子之祥而昌其後盖得事神如事親之道作於嘉定丙午九

月十四日越兩年而成輪奐不減白崖白崖今日玉屏
隔江有唐拾遺陳子昂廟余少時往來廟下望玉屏如
削樓觀挿嵌岩如化出某年月日厄於火新廟未見也
少陵杜工部過射洪作詩五篇至今山川為之晶明拾
遺讀書堂在金華山并故宅則擅其一二語不及神至今
黯然有遺恨抑重文德名節為風俗勸略諸竒偉壯麗
之觀耶辭以補其闕俾修歲時之祀者歌之辭曰雲生
兮洲西樓迥兮雲低練繞兮屏開橫翔兮水中坻翼翼

今天四垂駟晴虹兮跨凌煙霏絢兮陽精慘兮陰機人
歌吉祥物無癘疵豐潔兮盛榮社酒兮淋漓撫長江兮
載醜

澄心院藏記

通泉

佛所說經一味之雨三草二木所澤各異根差性殊豈
雨之各車軸之滴匪海莫容大心溟渤乃克堪受涵攝
其義曰藏運行其說曰輪舍藏無以蘊其奧非輪無以
發其用第二義門特出巧思制成八觚八窓玲瓏面面

層室以貯琅函以絢金碧以擬觀史大莊嚴藏樞正殿
中以靜以應一機潛發飄風疾旋若翻地軸使海水立
盪胸決背倏爾如砥曰此權道會心以境嘉定五年三
月初十通泉澄心蘭若殿以冥藏十二大士瑠璃光熾
盛光幻出環堵岩石間儼然大光明藏各質所疑又疑
東方塵刹神力斷取聞輒意消况見者耶此祖意覺證
善巧所自出法堯先造大部四合八百四十卷祖意覺
證又足以五千四十八卷是役也動以萬計倒橐不留

一簪直餘出諸施者落之於嘉定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十年間關亦勤矣噫經來白馬寺止四十二章先覺諸
賢華竺接武所致者半滿未具取一闡提生公受擄再
譯法華什師蒙恥壁觀沙門則有楞伽四卷新州樵者
止聞金剛半偈小龍湫破句讀於海眼任灌家未終軸
於圓覺藏乘之備莫盛於斯宜極玄臻奧冥心契初眇
前日相倍徒曷反寥夔無聞焉雖然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為者亦若是余喜澄心龍藏無缺文也亦作是說

鶴記

常州天
慶觀

鶴可狎乎九臯戛然不可狎也曩常乘軒倏然而來也
何故回初度學回者畢至鶴也胎仙庸知夫弗與回騫
騰下上於瑤瑟三疊而婆娑焉或曰誕或又曰百獸率
舞於擊石拊石樂之和也與天地旁宣人和發於天地
間而胎仙格又奚誕若夫玄裳迅飛縞衣翔鳴步虛古
壇寥陽廣庭瞭斯覲聽斯聆是日也歛陰縱晴聳瞻萬
人

長興獄記 代人

天下之至平莫如天子之法側持則敬古今之常道莫如聖人之經不通則泥囹圄則盡其情偽而後付諸法引經以參證俾不失其當于廷尉時天下無冤民用是道也後世獄市若龍斷豪壓則鬻豪巧誘則鬻巧利啗則鬻利禍怵則鬻禍苟可以利己害人者靡不為也死於箠楚死於桎梏死於凍餒死於疫疢堂堂之生遂為瘠瘞無所申愬之死天子之法適足以黷散其私余試茲邑諸老

先生懼余不足任此繁劇則謂之曰昔為此邑者亦人
耳前政之善吾師之不善不由也苟擇其易將難者誰
屬乎既至視板帳琴如絲會稽之籍爛如糜訂之所聞
則老姦猾胥支辭蔓說靜而求之而不得其朕眇而索
之慘淡意象差一二相應既而軒豁呈露盡得其要俗
雖悍不鄙夷之訟雖囂不淹回之信稍孚凡所以固陋
者一日必葺獄最圯岌岌欲壓囚繫在其下輒慄慄遂
痛自搏節而一新之俾不幸而至是者得其所示以字

民者加惠於此一本於誠以吾之誠格其所固有之善
相警飭於一家由家而井由井而鄉由鄉而邑仁不勝
用矣然則悍俗之與囂訟抑有瘳焉是役也作於某年
月日逮月日而落其成

北澗集卷三